

佛 教 经 典 译 注 丛 书

FUJIAO JINGDIAN YIZHU CONGSHU



坛 经 译 注

魏道儒 译注



中华书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佛 教 经 典 译 注 丛 书

坛 经 译 注

魏道儒 译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坛经译注/魏道儒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0.12
(佛教经典译注丛书)
ISBN 978-7-101-07571-7

I. 坛… II. 魏… III. ①禅宗-佛经-中国-唐代
②坛经-译文③坛经-注释 IV. B9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74101号

书 名 坛经译注
译 注 者 魏道儒
丛 书 名 佛教经典译注丛书
责任编辑 陈 平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0年12月北京第1版
2010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毫米 1/16
印张12½ 插页2 字数160千字
印 数 1-4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7571-7
定 价 24.00元

导 言



在中国禅宗的历代祖师中,受到格外尊崇的祖师有两位,一位是被奉为东土初祖的菩提达磨(摩),一位是被奉为六祖的惠能。不过,这两位祖师受崇拜的原因却是截然不同的。崇奉菩提达磨,是认为他把禅宗从印度传到了中国,认为他在佛教中的地位如同孟子在儒家中的地位。然而,这些说法在禅宗兴起之后才逐渐出现,与历史事实有很大的差距。

根据禅宗兴起之前的佛教典籍记载,菩提达磨是南印度人,出身于婆罗门种姓家庭。他出家之后悉心钻研大乘佛教,学识渊博。中年以后,他立志来中国弘传佛教。大约于刘宋(420—479)末年,菩提达磨渡海到达今天的广州,不久辗转渡江北上,在北魏境内以游化为务,曾向慧可等弟子传授禅法。他主张通过学习四卷本的《楞伽经》,通过面壁坐禅,达到证悟真如实相的修行目的。在高僧林立的南北朝时期,菩提达磨只是众多来华传教的印度僧人之一,既没有显赫的地位,也没有辉煌的业绩,知名度是很一般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禅法思想中,并没有后世禅宗的核心理论。

到七世纪末年,禅僧弘忍(601—674)在今天的湖北黄梅建立了有影响的传法基地,中国禅宗由此崛起。他的十大弟子之一的法如(638—689)一系在少林寺首次编排禅宗的传法系谱,把菩提达磨奉为禅宗东土初祖。这个主张为以后的主要禅派普遍接受。从唐代到北宋,禅宗逐步编制出从印度到中国的禅宗传承系谱,即“西天二十八祖”,指从摩诃迦



叶到菩提达磨；“东土六祖”，指从菩提达磨到惠能。经过这样长达三百多年对菩提达磨的不断塑造，禅宗已被佛教界公认为不是在中国产生的，而是菩提达磨从印度传过来的。北宋时期，推崇菩提达磨达到了顶峰。认为他是正宗佛法的唯一传播者，在佛教中的地位仅次于释迦牟尼，可以与孟子在儒家中的地位相提并论；认为他的禅法思想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核心，并且把这些作为衡量一切禅思想或正或邪、或对或错的唯一标准。

实际上，禅宗并不是菩提达磨从印度照搬照抄过来的，而是印度佛教与中国本土思想经过长期冲突、融合的产物。奠定禅宗基本理论基础的是六祖惠能，这正是他受到格外尊崇的原因。

根据现存资料记载，惠能生于唐贞观十二年(638)，逝世于先天二年(713)，生卒年代比较明确。但是，关于他的行事系年，各种资料却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作为一代宗师的惠能没有任何显贵的家族背景，且目不识丁，是一位生长在穷乡僻壤的普通老百姓。他俗姓卢，其父名行瑫，曾在范阳(今河北涿州)为官，后被贬到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县)。惠能出生在新州，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以卖柴维持生活，与老母相依为命。大约于咸亨年间(670—674)，他慕名到湖北黄梅谒见弘忍，以没有正式出家的“行者”身份从学。不久，弘忍秘密指定他为祖师继承人，并传衣(袈裟)为信物。惠能获得传法祖师资格以后，遵弘忍所嘱，回到岭南。十几年里，他混迹于农商劳侣之中，没有公开传教。大约垂拱年(685—688)中，惠能在广州听印宗法师讲《涅槃经》时，提出问题，印宗回答不上来，就向他请教。听了讲解之后，印宗心悦诚服，称惠能是“化身菩萨”，并为他举行正式出家仪式。惠能后来到了韶州曹溪宝林寺传禅授徒，韶州刺史请他到州城大梵寺说法，并传授“无相戒”。他的弟子以这次说法内容为基础，结合他的传禅事迹，整理成他的言行录，成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坛经》。以后惠能终老于曹溪。

惠能的思想保留在传世的《坛经》中，这部篇幅不大的经典奠定了禅宗的理论基础，成为禅宗的“宗经”，影响着唐代以后禅宗乃至整个中国佛教理论的走向。

二



习称的《六祖坛经》(简称《坛经》),是惠能的言行录,由其弟子法海记录整理而成。一千多年来,中国人撰述的佛教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被公开称为“经”的,只有这部《坛经》。

按照佛教的规定,只有记录佛的言行的著作才能被称为“经”,其他人的弘法著作,包括各派祖师的著作,都不能冠以“经”名。惠能的言行录被称为“经”,在他生前是不可能的事情。《坛经》的流行,也自然是在惠能逝世之后。至于《坛经》成书的具体时间,现在还不能确定,只能笼统地说是在他的第一代弟子弘教传法时期。

在《坛经》流行过程中,一方面由于辗转传抄造成某些内容变动,另一方面由于传承者的禅学见解不同而进行一些增删修改,于是就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禅众中形成了内容不完全相同的本子。这种情况在惠能第一代弟子时期就出现了,也就是在《坛经》刚开始流传时就出现了。逝世于唐大历十年(775)的惠能弟子南阳慧忠就看到了这种情况,他说:在聚集了三五百人的禅宗僧团中,一些禅师“目视云汉”,自称传承“南方宗旨”,把“《坛经》改换,添糅鄙谭,消除圣意,惑乱后徒”。他因此感叹:“吾宗丧矣!”(《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从唐代到清代,都有人因为不满意当时的《坛经》流行本,提出各种批评意见,也有人围绕《坛经》进行争论,并且对书中的某些内容进行重新解释和发挥。

迄今为止,主要经过中国和日本学者的搜集、整理,已经发现了二三十种内容不完全相同的《坛经》抄本和印本。经过学者们的研究,这些抄本和印本可以归纳为四个系统,以四个本子为代表。这四个本子分别在唐、宋、元三个朝代编订。

第一,敦煌本。

1923年,日本学者矢吹庆辉在伦敦大英博物馆整理该馆收藏的敦煌文献时,发现了《坛经》的一个唐代手抄本,全名为《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署名是惠能的弟



子法海“集记”，一卷本，有五十七节，不分品目。由于这个本子署名法海编辑，所以也被称为“法海本”，由于发现于敦煌文献中，又称“敦煌本”。这个本子是今天能看到的 earliest 的手抄本，但是，并不能说这就是最古老的原本，也不能说是最早的流行本。

第二，惠昕本。

晚唐僧人惠昕改编，故名。根据《文献通考》的记载，这个本子原来分为“三卷十六门”，但现在的本子仅存二卷十一门。南宋绍兴（1131—1162）年间，晁子健翻刻，流传到日本，由兴圣寺再进行翻印，所以又称“兴圣寺本”。该本名为《六祖坛经》。

第三，契嵩本。

据北宋吏部侍郎郎简的《六祖坛经序》记载，当时禅僧契嵩得到曹溪古本《坛经》，校勘之后，编成一个三卷的本子。现存的这个本子是一卷，共十品，有两万多字，全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也习称《曹溪原本》。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元代僧人德异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的刊印本，简称“德异本”。

第四，宗宝本。

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禅师宗宝改编成书，题《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一卷，共十品。这是元代以后最流行的本子。

如何看待这四个《坛经》版本，有两点需要强调：

首先，各种本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禅派对惠能思想的认识和理解，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禅宗历史发展，特别是禅派兴衰的历史演变。学者们通过研究发现，在涉及禅学理论方面，尤其是核心理论方面，各本《坛经》的内容是比较一致的；在涉及禅派关系和历史方面，差别是比较显著的。所以，现存任何一种《坛经》版本，都不影响我们对禅宗基本理论的了解。正因为如此，我们倾向于选择语言比较通畅的宗宝本作为译注的底本。

其次，现存的任何一个《坛经》本子，都不能看作百分之百忠实记录惠能思想和事迹的信史，也不能认为比较后期编订的本子一定加入了更多伪造的成分。可以说，它们都既保留了惠能思想的核心内容，又增添了



许多惠能之后才形成的禅学思想,加入了后代附会的一些宗教神话。如果我们不把《坛经》仅仅看作惠能个人思想的记录,而是看作禅宗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获得广泛共识的、比较稳定的禅学思想,可能更符合历史真实。有后代添加的内容自然不利于我们认识惠能思想的原貌,却有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禅宗基本理论的整体形态。从元代以后,最流行的《坛经》版本是宗宝本,这正是我们选择该本子来译注的主要原因。

三

《坛经》的内容是以惠能在大梵寺的讲演为主体,加上他弘法传禅、教授弟子等生平事迹而形成。宗宝本《坛经》分为十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行由”。惠能自述家世、求法经历,以及获得五祖弘忍所传衣(袈裟)法而成为禅宗六祖的过程。

第二部分是“般若”,惠能讲述自性般若的意义和修行般若的方法,是整个《坛经》论述禅学理论最主要的部分之一。

第三部分是“疑问”,惠能回答韦刺史听法之后提出的各种问题,进一步发挥他的思想。

第四部分是“定慧”,解释“定”与“慧”的意思及其两者的关系。

第五部分是“坐禅”,惠能通过批判神秀一系的禅修理论,论述自己的“坐禅”思想。

第六部分是“忏悔”,惠能讲述与传统佛教所讲的“忏悔”不同的“无相忏悔”。

第七部分是“机缘”,记录惠能从五祖弘忍处得法南归后弘法传禅,教授弟子的小故事。

第八部分是“顿渐”,记录惠能南宗与神秀北宗在禅学思想方面的区别,以及宗派冲突和斗争的事件。

第九部分是“宣诏”,记录武则天、中宗下诏迎请惠能进京和惠能婉辞的事件。

第十部分是“付嘱”,记录惠能临终前向弟子法海等人传法,嘱其弘



扬禅法,以及惠能身后发生的一些事件。

唐代以后的禅宗始终认为,《坛经》所记录的,是菩提达磨所弘扬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释迦牟尼所创教义。对于这一点,在禅宗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异议。对于本经的核心思想,历来有许多种归纳和总结。有的故弄玄虚,讲得挺神秘;有的发挥过度,讲得有些离题;还有的似乎炫耀学问,讲得比较烦琐。相对说来,惠昕在《六祖坛经序》中的总结则言简意赅,通晓明白,可以作为理解《坛经》中心思想的参考,摘抄如下:

原夫真如佛性,本在人心。心正则诸境难侵,心邪则众尘易染。能止心念,众恶自亡。众恶既亡,诸善皆备。众善既备,非假外求。悟法之人,自心如日,遍照十方,一切无碍;见性之人,虽处人伦,其心自在,无所惑乱矣。故我六祖大师,广为学徒直说见性法门,总令自悟成佛,目曰《坛经》,流传后学。

《坛经》的产生,是中国禅宗思想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佛教思想史上的大事。它以简明的文字,将此前涌现的各种禅学思潮进行了相对系统的理论概括,提出了崭新的思想,标志着禅宗的全部修行活动已经统统纳入“心”学的范围。中国佛教早已开始的向自心探求解脱的理论和实践,到此成熟和定型。

《坛经》的理论特点十分鲜明,坚定主张传统佛教的所有崇拜对象无不存在于人的心中,充分强调个人的价值。倡导自证自悟,自我解脱。对外无所求,对内无执着,一心向善,不生恶念。所谓成佛,不过是自我本心或本性的显现,解决个人解脱和一切社会问题的关键在于自我心理调节,一切修行活动完全可以归结为毫无执着而随缘任运的生活。

就《坛经》中所讲的禅法总纲而言,是要求人们从主观上超越一切差别对立,保持对一切事物和现象既无贪恋又不厌弃的心理状态。这就被认为是自我本心或本性的显现。如果人们能够始终保持这种心态,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就都体现佛的教化,都是成佛的表现。至于是否按照传统佛教的要求去坐禅习定,研究经典,做功德善事等等,与明心见性并没有直接联系。



中唐以后,《坛经》的禅思想主导了中国禅学发展的方向,正如柳宗元在《赐谥大鉴禅师碑并序》中所说,“其说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禅皆本曹溪”。晚唐五代以后兴起的各种禅学思潮和修禅方式,如机锋棒喝、颂古评唱、参究话头、静坐默照,都围绕如何明心见性而展开,都是为明心见性设计的不同方案。

然而,同样号称信奉《坛经》自心具足一切的理论,同样倡导以明心见性为修行目的,在宗教和社会实践方面,却又产生出践踏一切清规戒律的言论和行为。把自证自悟教义推向极端的禅僧,主张完全抛弃戒律,甚至把“抱妻骂弥勒,醉酒打释迦”之类也看作明心见性的体现;把呵佛骂祖、非经毁教之类也视为启悟学人、表达证悟的手段。无论禅宗处于高涨时期还是低谷阶段,这些现象都曾流行于丛林之中。

此类在“传佛心印”旗号下的所作所为,不仅受到绝大多数禅僧的反对,也为统治阶级所不容。清世宗在《御选语录》的多篇序文中指出:有如此行径的禅师,根本就没有得到达磨西来所传的妙旨(也就是惠能的曹溪妙旨),纯粹是“狂参妄作”。禅师烧木佛像,与“子孙焚烧祖先牌,臣工毁弃帝王位”有什么区别?那些“辱骂佛祖”的“不堪之词”,就如同“市井无赖小人诟谮”;那些“信口讥诮”佛祖的“释子”,就如同“家之逆子,国之逆臣,岂有不人天共嫉,天地不容者”!

实际上,践踏戒律的所有言行,是歪曲理解《坛经》教义造成的结果。《坛经》让人“自证自悟”,“自成佛道”,是让人自信、自立,而不是让人浮躁、轻狂。《坛经》中所讲的禅法修行,自始至终强调内外兼修,两个方面都不可偏废,所谓“内心谦下是功,外行于礼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坛经·疑问第三》)。放荡不羁的表现,蔑视戒律的言行,完全抛弃了《坛经》一贯强调的具备“众善”、消除“众恶”的最基本要求,违背了惠能“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柳宗元《赐谥大鉴禅师碑并序》)的原则,忘记了惠能“教人以忍”为“教首”(王维《六祖能禅师碑铭》)的前提。

四

中华书局的陈平同志约我编写《坛经译注》,在审稿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杨健同志帮助我做了一些文字输入和校对方面的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禅宗倡导“不立文字”,《坛经》则是“以文字传禅”。这部篇幅不大的经典文字简洁,甚至可以说是浅显,但是其义理并不容易理解透彻。尽管我在二十年前就认真阅读过《坛经》,尽管我已经改正了以前理解上的一些错谬和偏差,尽管我也学习了许多学者的相关著作和论文,但是,我至今仍然感觉到,要在注释和译文方面少犯错误,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注释和译文中一定还存在我尚未觉察到的错误和欠妥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魏道儒

2009年4月10日

目 录

导 言 / 1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行由第一 / 3

般若第二 / 37

疑问第三 / 62

定慧第四 / 75

坐禅第五 / 85

忏悔第六 / 89

机缘第七 / 107

顿渐第八 / 143

宣诏第九 / 159

付嘱第十 / 165



行由第一

〔原文〕

时^①，大师至宝林^②。韶州韦刺史^③与官僚入山，请师出，于城中大梵寺讲堂^④，为众开缘说法^⑤。师升座次^⑥。刺史官僚三十余人，儒宗学士^⑦三十余人，僧尼道俗^⑧一千余人，同时作礼，愿闻法要^⑨。

〔今译〕

当时惠能大师离开广州法性寺，来到南华山宝林寺。韶州刺史韦瑒率领僚属们来到南华山，请惠能大师到城中的大梵寺讲经堂，开导众人，宣讲佛法。惠能大师就座时，韦刺史及部属三十多人，儒士学者三十多人，僧、尼、道士和老百姓一千多人，同时向惠能大师行礼致敬，希望听讲佛法的根本思想和主要内容。

〔注释〕

① 时：佛教经典开头一般有简略的序语，介绍佛说法的缘由、时间、地点、听众等六项内容，其中“一时”一词即表明说法时间，但并没有明确指出确切时间。《坛经》仿效佛教经典的格式，以“时”来表示惠能说法的时间。

② 宝林：即宝林寺，在今广东韶关南华山。唐中宗时曾名中兴寺，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改名南华寺，后曾改名华果寺。

③ 韦刺史：韶州刺史韦瑒，其人身世不详。

④ 大梵寺讲堂：“大梵寺”在今广东韶关，开元二年（714）曾名开元



寺。北宋时曾先后更名崇宁寺和天宁寺。南宋初改名报恩光孝寺。“讲堂”指说法的地方。

⑤ 为众开缘说法：为有缘听佛法的人开讲，与听讲佛法的人结缘。指为开导众人而讲说佛教教义，这里指惠能讲述自己的思想。

⑥ 升座次：指在说法的座位上就坐。

⑦ 儒宗学士：指儒家学者。

⑧ 僧尼道俗：“僧”在这里特指出家的男信徒；“尼”指出家的女信徒；“道”指道士、崇奉道教的人士；“俗”指未出家的人，由于“儒宗学士”、“官僚”也是“俗人”，此处与上文相对照，可译为“老百姓”。

⑨ 同时作礼，愿闻法要：“作礼”，敬礼；“法要”，佛教教义的核心内容，此处可以理解为惠能的基本思想。

〔原文〕

大师告众曰：“善知识^①，菩提^②自性^③，本来清淨^④。但用此心，直了成佛^⑤。善知识，且^⑥听惠能^⑦行由，得法事意。

〔今译〕

惠能大师对大家说：“善知识，人们先天具有的觉悟本性，本来就是洁净无瑕、没有蒙受世俗间的尘埃污染的。只要依据这种洁净的本心，就能不经过任何修行阶段而直接成为佛。善知识，请先听惠能讲述自己的出身经历和获得法脉传承的过程。

〔注释〕

① 善知识：一般指道德高尚、知识渊博、富有智慧、并能够指导他人信奉佛教的人。可以用于称呼出家僧人，也可以称呼没有出家的佛教信徒。这里的“善知识”，是惠能对所有在场听众的赞誉性称谓。对于佛教的这种专用称谓语，我们没有在译文中译出。

② 菩提：梵文音译词，意译为“觉”、“智”等，指对佛教教理的认识、理解和证悟。佛教各派对此有不同解释。一般说来，达到佛教解脱境界



的智慧,可以通称为“菩提”。《坛经》吸收了《维摩诘经》和《大乘起信论》等佛教经典的思想,并且予以发挥,把“菩提”作为每个人先天具有的觉悟本性,与佛的智慧没有区别。我们一般译为“觉悟”,由于行文的需要,在个别地方没有译出。

③ 自性:佛教一般用来指一切事物和现象永恒不变的本质属性、内在规定性,包括每个人先天具有的自我本性。《坛经》中所讲的“自性”,是指每个人先天具有的本性。认为人的本性中不仅蕴含了世间的万事万物,而且蕴含了全部佛教道理,这是人们成佛解脱的内在依据。《坛经》中的“自性”,与“本性”、“本心”、“佛性”的含义大体相同。

④ 本来清净:“本来”是指没有开端,先天如此。“清净”一般指人们在行为、语言和思想三个方面都符合佛教的教义,没有任何过失,尽善尽美。按照佛教经典常用的比喻,“清净”就是人们没有受到世俗尘埃的污染,洁净无瑕。消除有违于佛教教义的言行和思想,是保持“清净”的前提。《坛经》中所讲的“清净”,是按禅宗的教义为标准来衡量。

⑤ 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只要运用和依据人的本心,就能够不经过任何修行阶段而直接成就佛道。《坛经》中“心”字出现了数百次,其含义并不完全相同。此处的“心”是指与佛的本性和佛的智慧相等同的人的本心。禅宗认为,人心先天就蕴含着包括佛教全部道理在内的一切,所以,成佛解脱的过程只是一个修“心”的过程,也就是一个自我心理调节的过程。正是基于这种理论,《坛经》强调“但用此心”。

“直了成佛”,是说明成佛不需要长期的修行,不需要经过若干修行阶位,这个从凡入圣的转变过程可以在瞬间完成。“佛”是“佛陀”的略称,意思是“觉悟者”。就字面来解释,“觉悟”有三重含义,即自己觉悟、使众生觉悟、觉悟的功德圆满。“佛”是佛教修行的最高阶位,佛教的不同派别对此有不同解释。在大乘佛教兴起之前,没有多佛同时并存的思想,现存的“佛”只有释迦牟尼一人,其他佛教僧侣无论怎样修行也不能成为佛。在大乘佛教中,“佛”是泛指一切觉行圆满者。大乘倡导多佛并存,认为佛的数量如同恒河边上的沙粒,多得无法计算。“成佛”就是完全解决了生死问题,即不再进入生死轮回过程,达到了永恒。



⑥ 且:语助词,此处有“请允许我慢慢讲来”的意思。

⑦ 惠能:惠与“慧”通,惠能也作“慧能”。一般说来,唐五代的禅宗典籍写作“惠能”,北宋以后的禅宗典籍中才出现了“慧能”。

〔原文〕

“惠能严父,本贯范阳^①,左降流于岭南^②,作新州^③百姓。此身不幸,父又早亡^④,老母孤遗,移来南海^⑤。艰辛贫乏,于市卖柴。

〔今译〕

“惠能父亲的籍贯是范阳,后来因事遭贬官,被流放到岭南地区,成为新州的一名普通老百姓。惠能的身世非常不幸,父亲又早早离开人世,只留下孤儿寡母,迁移到南海地方。由于家境贫寒,惠能只好进山打柴,然后再到城镇集市上卖掉,以此维持生活。

〔注释〕

① 惠能严父,本贯范阳:据署名法海的《六祖大师缘起外纪》,惠能的父亲姓卢,名叫行瑫。范阳,今河北涿州。

② 岭南:指五岭以南的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广东。

③ 新州:今广东新兴县。

④ 父又早亡:据《景德传灯录·慧能传》记载,惠能三岁时父亲就去世了。

⑤ 南海:今广东省佛山一带。

〔原文〕

“时,有一客买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惠能得钱,却出门外,见一客诵经^①。惠能一闻经语,心即开悟^②。遂问:‘客诵何经?’客曰:‘《金刚经》^③。’复问:‘从何所来,持此经典?’客云:‘我从蕲州黄梅县东禅寺^④来。其寺是五祖忍大师^⑤在彼主